

科 桥 文 库
残雪小说展示

黑色的舞蹈

残雪 / 著

残雪写的小说，是中国近年来最革新的。她的小说也不能放进任何单一的范畴：它们还不如说是：以比喻表现为中心来创造威胁、恐怖和伤感的、不可能的、易受伤的领域。

英国《时报》



黑色的舞蹈

残雪 著

民族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色的舞蹈/残雪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 2000. 1

(残雪小说展示: 第三)

ISBN 7-105-03758-X

I. 黑… I. 残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449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友谊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6.125 字数: 134 千字

印数: 0001—10000 册 定价: 13.8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 64212794; 发行部电话: 64211734)



作者近照

自序

有这样一种舞蹈，它不是出自编导的构思，也没有事先的情节安排，演员们的灵感启动全部以一种神秘的氛围的诱导作为媒介。这种舞蹈居然可以产生令人震惊的，然而又充满了内在的和谐的效果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艺术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。当我们抛开我们那陈腐的自信，赤身裸体面对艺术的时候，才会发现，那无比遥远的距离，那黑暗中涌动咆哮的泥石流，永远是人类的不解之谜。我信仰的是一种神秘之物，我用有点神秘的方式来实践我的信念。这在当今的世界里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是那么地热爱充满了物欲的世俗生活，但他们更爱那虚幻纯净的自由境界，当二者发生冲突无法决定取舍时，这种人往往会“沦为”艺术家，将一生耗在两极之间的奔忙上头。

人不但可以为艺术而艺术，人还可将自己的生活变成艺术，在失去一切的同时通过曲折的渠道重新获取一切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黑暗灵魂的舞蹈是无比空灵的精神舞蹈，它的力量却来自于生命从世俗中获取的能量。在这样的境界里，人必须具有让两极既分裂又统一的气魄，才能产生那种奇特的律奏，将这一种冥冥之中的舞蹈持续下去。很显然，这样一种舞蹈只能属于可以分裂自身的那种个体。而舞台，却是那么的广阔，它就是我们的世俗生活。人只要还不甘心让自身的精神死灭，他就有可能加入到这种舞蹈的欣赏中来。也许每个人的能量有大小，但参加者都可以领略到那种久违了的风景。

艺术化了的生活是一种最为模糊和暧昧的生活，人一旦失去遮蔽与身份，大千世界就展现出无穷的神奇魅力。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围绕着人，人站在故事的中心，每时每刻面临着突围。也许这个阴森暧昧的故事就是灵魂的崭露，人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拼死突围中，才能不断刷新故事的时间。而读者，读者可以做什么？读者在倾听那种故事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一切会逐渐起变化；有那么一天，他终于会发现自己已站在了故事的中心，而只要他行动，就会结出时间的果子。

一个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我渴望在新世纪里获得一些新的读者，在此我想对未来的他们讲一些话。很多人说残雪的小说难懂，残雪愿意在这里提供一些线索。

残雪小说的阅读需要这样一些素质：他应当受过一定的现代艺术的熏陶，并具有较敏锐的感觉，因而可以冲破中国传统审美观对自己的钳制，在阅读时进入某种自由的空间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有艺术形式感的人；他应该可以彻底扭转传统的、被动的阅读欣赏方式，调动起内部的潜力，加入作者的创造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没有丧失想象力的人；他应该在脑子里彻底清除“文以载道”这种古老文学样式的影响，像看三维画一样对作品、仅仅只对作品做长久的凝视，在凝视过程中去发现内部隐藏的、无比深远的结构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具有虚无纯粹境界的人；他应当具有自审的精神，因而能顺利地破除那种以外部审美的定势，从相反的方向去试图进入作品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；他应该用“心”而不是光用眼来阅读，这样，他的阅读就不会停留在遣词造句的表面，他的阅读会穿透词语进入核心，这时他将发现词语有着他平时从未发现过的功能，

这些功能同传统的功能完全不同；他也会发现，残雪小说对词语的讲究是一种反传统的讲究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懂得语言的现代功能的人。也许这个读者的标准太高，也许一点都不高。我在生活中看到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具有以上的潜质，只不过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将其发展，而现在，残雪的作品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有很强的排斥性的残雪小说同时又是向每个人敞开的，每个人，无论高低贵贱，只要他加入到这种辩证的阅读中来，他就会在感到作品排斥力的同时又受到强烈的吸引。残雪期待同谋者的出现。

在世纪末国内文学界高喊“回归”口号之际，在天朝心理冲昏了一部分人的头脑之时，现代艺术思潮仍然在人类精神的前沿默默地荡漾着，那是永恒之水，它涤荡净化着人的灵魂。已经失去旧的精神寄托，但又不甘堕落，仍要追求精神生存的人们，是不会讨厌与这种艺术产生缘分的，这样的人会走近残雪。也许在开始会有些难，因为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阅读障碍；因为人必须反对着自己那些观念，让感觉在重重迷雾中脱颖而出；也因为人在阅读时找不到习惯的参照物，他惟一可参照的就是他的“心”；更因为这样的作品不会给人带来传统审美期待的愉悦，人的神经得不到抚摸，反而会无比困惑，甚至痛苦。但打破旧的惯例，突出艺术感觉，发挥“心”的创造力，通过自审的困惑与痛苦来解放灵魂，不正是做一个现代人所需要的修养吗？我相信对那些看重精神的读者来说，残雪的小说决不会令他们失望。

什么是现代人？现代人就是时刻关注灵魂，倾听灵魂的声音的人。残雪的小说就是在关注与倾听的过程中写下的记录，这些记录在开始时还不那么纯粹，还借助

了一些外部的比喻，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它们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得纯粹了，于是所有的比喻都来自内部了。纯粹不等于单纯，灵魂又是无限丰富的，不可预测的，它的色彩的层次有时会令人感叹不已，它的结构形式更是异想天开。只要读者停留在小说世界里，总会有出其不意的联想不断发生。残雪前面的艺术之路还很长，我相信这样的小说会以它的执著，它的一贯性，它的国人不太熟悉却又可以领悟的很深的幽默感，它的意象的丰饶，它的与常规“现实”对立的叛逆姿态，它的独特的、无法模仿的文风，赢得读者的心。

当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已经变得山穷水尽，当闭关自守、近亲繁殖只能产生大量的痴呆儿，当文化本身的致命缺陷已使得很多人将它彻底唾弃，而自身沦为野蛮人之际，输血、嫁接和移栽就成为无比迫切的事情了。于有意无意之间，残雪的小说成了移栽的成功例子——异国的植物长在了有五千年历史的深厚的土壤之中。这样的植物是很怪的，非中非西，无法归类。这样的植物连外国人看了都觉得新奇，因为他们本国长不出。那么这个植物究竟有何优势，生命力是否比本地植物更强，更能抗疾病呢？时间自会得出它的答案，读者也会得出各不相同的答案。不管怎样，让实践来检验这些作品吧。

残雪

1999年12月28日于长沙

► 新生活

述遗搬来搬去的有很多次了，整个一生中大约有十来次吧。清明的前夕，她冒着大雨搬到了这座高楼的顶层。高楼一共三十层，有电梯。述遗的这一套是公寓楼里最差的房间，原来是给修理工住的，后来修理工搬了一套好房子，留下的这套没人买，就以极便宜的价钱出售，述遗看了广告，就找上门去买了下来。这套房只有一间正房，一个很小的厨房和厕所。述遗当时是住在那种许多人合住的、一长排一长排的平房里。她之所以选中现在的住宅，是因为她去实地考察了一下，发现这套房是顶层楼里惟一住人的房间，其它的房间里都堆放着修理工具、清扫器，以及灭火器材。她很坚决地卖掉了她的平房，搬到了现在这个很小的房间。上楼下楼有点麻烦，好在她已经退休了，用不着经常外出，一个人的伙食也十分简单，一天外出一次购买日常用品和食品就够了，她就是这样计划的。安顿好以后，她觉得自己又剪掉了生活中的很多死结，眼前的蓝图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。可见搬家在生活中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，述遗不只一回体会到它的好处。

到了夜里，房里的气温骤然下降，这种房子又没有取暖设备，这一点可是述遗始料不及的。她爬起来打开灯，将自己冬天的衣服找出好些堆在被子上，仍然冻得无法入睡。她在被窝里蒙着头，计划着明天一定要去买一床棉絮和一个热水袋，还有窗户，要在上面再蒙一层塑料薄膜。计划来计划去的，天明以前又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儿。



早晨起来洗漱完毕，喝了牛奶，收拾了房间，仍然冷得哆哆嗦嗦的，又喝了一杯热开水，才戴上毛线帽，提着小黑皮包下楼。

一会儿电梯间里就挤进来好多人，述遗躲在角落里，矮小的身子缩作一团，想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她的担心是多余的，谁也不注意她，所有的人全板着脸站在那里，一直到下了楼，也没有一个人讲话。

在杂货店里买棉絮时碰见了老邻居彭姨，彭姨用力在她背上拍了一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搬了？”

“搬了。”

“那种住宅好是好呀，就是有个大缺点。”她眨眨眼，“你这种年纪，可要注意。”

“什么缺点？”述遗不耐烦地说，心里思忖着要尽快摆脱她。

“容易胡思乱想嘛！”彭姨叫得满店的人都看着她俩，“那么高的地方，差不多到了云端，一个人睡在那种地方，下面是数不清的马路，一闭上眼就会觉得奇怪。我听说有个住高层公寓的老头，无论如何也不敢出门，他说自己怎么也分不清方向，成天就在家踱步，叨念着：‘往左还是往右？要不要过十字路口？在第几个路口转弯……’你买棉絮？好，多盖些东西，夜里睡得踏实。你想过没有，浮在云端里，身下的马路如蛛网般交织，往左还是往右？啊？”彭姨直往她脸前凑，弄得她只好往后退，退到了墙壁。

杂货店的人都看述遗的笑话。她很愤怒，推开彭姨，提了棉絮就往外走。在回去的路上她又买了塑料薄膜和热水袋，提在手中有些吃力了，只好走一段，放下来歇一歇，一会儿身上就发热了。身上一发热，就觉得信心大了

一点，她脱掉毛线帽，加快了脚步。

公寓楼里死气沉沉的，也可能别人都上班去了。述遗一个人走进了电梯。这种老式电梯，速度很慢，摇摇晃晃的，不知怎么，她老觉得那些钢索非常吃力，因而开始了担忧。到七楼时铃声响了一下，进来一个武高武大的汉子，黑脸。述遗突然感到了害怕。那人站在正中间，她还是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，时间一下子冻结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铃声又一响，那汉子出去了，述遗看了看指示板，他住在二十九楼，也就是她下面那一层。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袭来，她差点忘了去开电梯间的门。

第二天夜里暖和多了，虽然做了好多杂乱的梦，她还是一觉睡到了大天亮。起来吃过早饭，记起彭姨的话，透过塑料薄膜朝窗外一看，白花花一片什么都看不见。她揉了揉眼睛，又走到厨房去，打开窗，看见横竖交错的马路呈现在眼前，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如甲壳虫。她觉得头晕得厉害，连忙关了窗，在房里的椅子上坐下。闭目养了好久的神，还有那种古怪感觉，这感觉的根源就是彭姨的那番话。

彭姨是非常厉害的女人，五年的邻居生活使述遗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。她说话随意，可又总是一语中的，而且她的纠缠使你无法摆脱。有一年冬天，她和彭姨吵了一架，因为彭姨在邻居间搬弄是非，说她性格阴沉，有危险倾向。争吵时彭姨对她说过话供认不讳，还说出了理由：既然她有这种性格，别人总会知道的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别看你述遗把门关得紧紧的，其实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中。和彭姨吵完架回到屋里，述遗觉得自己完全垮掉了，好长一段时间萎靡不振。那段时间彭姨倒是常来她家里，说自己只不过是生性直爽，讲了真话，

述遗怎么会生这么大的气呢？

原以为搬了家就摆脱了彭姨一类人，没想到还是受骚扰。述遗在这个城市出生，从未离开过，可以说她对这里基本上是很熟悉的，可是刚才向下一看，看见蛛网一般的马路，她确实产生了一种担忧。呆在这么高的楼上，她讲不出每条马路的名称了，费力地在记忆中搜索了好久，才想起一条主干道的名称“光荣路”。可是怀疑随之而来：刚才向下那一看，的确看见了几条主干道，可它们都不是光荣路，那光荣路上有几座建筑物是她熟悉的，其中之一是“荷花大厦”。那么光荣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

述遗拿起提包，打算出门去买一个肥皂盒，一把新扫帚。她走进电梯间，正要站在角落里闭目养神，电梯停了一下，昨天看见的那大汉进来了，一声不响地站在当中。一直到下面都只有他们两人，述遗又产生了那种时间冻结的感觉。不知怎么这次电梯开得特别慢，几乎每一层都自动停一下，完全乱套了。门开了却没人进来，就像闹鬼似的。述遗几次想和那汉子讲话，始终没能讲出口。

出了电梯间，述遗回过头打量自己住的这栋楼，一下子疑惑起来：怎么这两次都只有她和这个黑脸汉子乘电梯，别人在什么地方呢？刚来的第二天早上电梯间里不是明明挤进来很多人吗？看看上面，所有单元房的窗户全关着，看不出有住了人的迹象。述遗觉得有一股寒流袭击着自己。她倒不是怕被谋杀，她一个老婆子，又穷，不会有人要杀她的。她担心的是，万一这栋楼里只住了她和黑脸汉子，即使她和他不说话不来往，也会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一种关系。一想到这一点，述遗的心情一下子阴暗起来。

街上到处都在盖新楼，脚手架上不时有砖瓦和泥沙砸下来，述遗根本不敢在路上停留。她快步拐过几个弯，

走到自己熟悉的商店，买了肥皂和扫帚，转身就往家中赶。

回到楼里，却发现电梯坏了，只好站在旁边等。仍然是一个人也沒有，述遗越等越疑惑：市中心这样一栋高楼，怎么会只住了她和那汉子两个人？她又回忆以前来看房子的那几次，确实是冷冷清清，除了领她来的那个职员外，每次都没看到另有住户。莫非这栋楼里有什么隐患？莫非她上当了？那上次挤满电梯间的是什么人呢？二十九楼的汉子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等了好久，修理工来了，从旁边的楼梯往上爬去，述遗也跟着他一起往上爬。爬到第七层，他们同时停下来休息。述遗发现这一层有个房门开着，就走过去看了看，看见一间单独的、空空的房子。述遗记起那黑脸汉子昨天就是从七楼进到电梯间里来的。

“今天修得好吗？”述遗问修理工。

“哼。”修理工转过脸来，述遗看见他是兔唇，有五十来岁的样子。

“你们的工作很辛苦。”述遗又讨好地说，“请问这里一共住了多少居民啊？”

“哼。”

修理工加快了脚步，述遗跟了他一会儿就跟不上了，停下来喘粗气。抬头一看，刚刚爬到十五层。楼道里阴森森的，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。莫非这里真的是一座空楼？七楼那个开了门的房间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述遗想起了那个领她来看房的职员，那人六十多岁，极瘦小，留着几根山羊胡子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一说话嘴角就溢出白色的泡沫，眼珠在镜片后面吓人地鼓出来。

“欢迎你成为我们这一栋的居——民。”他说，故意



将“居民”二字拖得很长。

到了房里，他转来转去，不停地说话，介绍这套住房，这栋楼的种种好处。

“重要的是楼里面那种心灵感应的力量，那种特殊的氛围。排除了一切不必要的杂念，与它融为一体，它的呼吸带动着你的呼吸，它使你的目光一天比一天更深邃，更有穿透力。你站在这里朝下注视，芸芸众生蓦然回首，像钉子一样给钉在原地。”他说到这里便跳上窗台，双手朝下比划着，述遗感到无比厌恶。

述遗一边慢慢爬楼一边想：当时只觉得那看房员的话古怪，并没有细想，现在看来是有很多事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外啊。那段时间，她只顾察看住房的结构、设备、位置等等，别的一切都忽视了。

终于到了第二十九层，她忍不住停留下来，从外面打量这一层的六套房子。忽然右边的那张门开了一条缝，立刻又关上了。述遗明白了“他”在里面。紧接着的一连串疑问是：他为什么也像自己一样选中了这个公寓？为什么偏偏选在二十九层，正好在自己下面？他与七楼的那个空房间是什么样的联系？他是与自己同时搬来的，还是早就住在这里了？

述遗疲惫不堪地回到家，在小床上躺了下来。她想今天真是晦气的一天，以后这样的事会不会时有发生呢？近来关于老式电梯出事的传闻是很多的，有一份报纸还登过一名老嫗给夹在电梯间里二十七小时出不来，最后在医院死亡。述遗觉得那种痛苦不堪设想。有人在粗鲁地用力敲门，从窥视镜向外一看，是修理工，述遗开门让他进来。

“修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了。”他的声音在鼻腔里嗡嗡作响，述遗不敢看他的兔唇，觉得不礼貌。“你怎么想起搬到这里来的？”他接过述遗递给他的热茶。

“这地方好啊，清静，没人打扰，适合单身老太婆，尤其像我这样的穷人。”

“哼。”

由于他的兔唇，他说“哼”的时候有点怪。

“你不怕出事吗？”

“当然怕，”述遗连忙说，“可是我一个老婆子，有什么事可出呢？你也看见的，家中一贫如洗，不过我最怕的还是给夹在电梯里，你说会有这种事吗？我在报上读到过，这种事是可以预防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在这栋楼里给夹住了，谁也不会知道，我又没有家人，没人会来找我，这是最可怕的，不是吗？据我所知，这里只住了一个人，他就住在我下面这一层，有时我看见他从七楼出来。”

“你既然看见他了，怎么就知道这里没别人呢？你刚来，就这么武断，这于你是很不好的，确实一点都不好。”他飞快地瞥了她一眼。“很多人都有过你那种担心，住在这么高的地方，对下面的情况会越来越陌生的。”他出门时又补充一句。

修理工走后，述遗坐在白花花的窗前来考虑那个往左还是往右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由彭姨提出来的，那以后一直萦绕在脑际。前两年她稀里糊涂地迷过一次路，她无意中走进一条长长的小街，街边到处是自来水龙头，每个龙头旁蹲着一个洗衣妇，将衣服被子放在一个大木盆里漂洗。当时她觉得这种景象很有意思，就站在那里看呆了。自来水汨汨地漫过她的脚背，鞋袜全打湿了。妇女们边洗衣服边谈笑，没人注意她这个老婆子。那



条街特别长，她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去，只记得后来就到了市中心。那之后她想再去一次那里，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时间，她总是懒心懒意惯了。现在回忆起这件事，想起那些用木盆洗衣的妇人，口里就有了漂白粉的味道。她分明记得，走出那条街时，正好碰见了邻居刘老头，刘老头还称赞她精神好，竟然走了这么远呢。她一回家就换掉了湿鞋湿袜，后来还重感冒了一次。她没再去那个地方，一方面是因为懒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害怕再次迷路。城市在蔓延着，越来越大，还有很多新地方她至今没去过，她的活动圈子一天天缩小了。彭姨是那种无法忽略的人，从来不说废话，看似琐碎，实则精明。她在杂货店里是有意提起这个话题的。

楼层太高，房里总是很冷。述遗有一些热水袋，她不停地在煤气炉子上烧水灌热水袋，灌好之后捂在怀里，可是不顶事，必须不停地活动才会不冷。她打扫完毕房间，又想到要将衣柜移一个方向。衣柜虽小，她移起来还是很费力，一会儿身上就发热了。她喘着气，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以后可以每天将衣柜移动一次。她又开始清理那一包杂物，从里面翻出了一大包老鼠药，这是住平房时剩下的。那时老鼠像劫匪一样进攻她的食品柜，甚至在她吃饭时都爬上了桌子。述遗想了想，不知出于什么情绪将那包老鼠药留下了。也许她对与老鼠奋战的那段生活还有所留恋吧。楼下那个黑脸汉子在干些什么呢？述遗想到他那些诡秘的行踪，脊梁骨总免不了一阵阵发冷。既然这楼里只住了他们两人，又天天要打照面，与其生活在一团谜里面还不如去把事情搞清楚。她想到这里，鼓起勇气，提了手提包下楼了。她也不知道自己干嘛提手提包，只不过是

一个下意识的动作罢了。

现在她站在二十九楼，周围共有六扇门，那人的家是右边的这扇门。述遗敲了敲这门，门马上开了，黑脸汉子站在那里，有点木然地看着她。

“不，我不要进去，我们就在外边谈谈话吧。”述遗说。

“谈什么？你，一定是想了解情况吧？你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你已经搬来了。”汉子说，嘲笑地扫了她一眼，一只手撑着门把手，将半开的房门的那点空隙全遮掉了，使述遗看不到里面。

“比如说，你姓什么？这栋楼里共住了多少人？我想问诸如此类的问题。”述遗有点局促不安了。

“我姓什么完全无关紧要，这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问题，实际上你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，我早看出来了。你到现在才来问我，是因为想要把一些事含糊过去罢了，有什么确实的意义呢？至于这栋楼里住了多少人，你来了两三天，已经心中有数了，不然你怎么会来敲我的门？怎么会一敲就敲中了？接下去你大概还要问：七楼那个空房间是怎么回事？不要性急，心平气和地慢慢来。”

“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？”述遗不死心。

“我？有很久了吧。你知道，这栋楼并不是新楼。你去买房时，他们骗你说的是新楼，还说所有的单元全卖出去了，都是鬼话，一个老伎俩。的确有一个修理工，你刚才看见了的，可他从来不修理，为了免得别人看出他在游手好闲，他隔一段时间就把电梯的电线剪断一下，然后做出在修理的样子。只有我知道其中的奥妙。曾经有一个老单身汉住在这里，后来忍受不了爬楼的艰辛，退掉了房子。谁又敢与修理工作对呢？他们掌握了大权，我们

